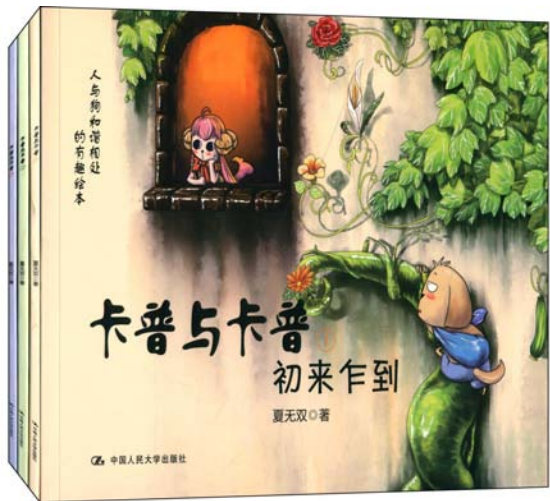


《卡普与卡普》：

# 梦幻与自画像

□林秀琴



卡普是绘本里两个主角的同一个名字：小卡普是一个机灵活泼、鬼灵精怪的精灵布偶，大卡普是一只有点糊涂、有点单纯又爱使点小坏的狗。大小卡普是家里的捣怪组合、破坏大王和开心果，故事从小卡普、大卡普先后走进小女孩“姐姐”的家开始，慢慢打开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想象空间；小卡普对大卡普的调教、捣乱破坏之后伙伴组合的努力善后，大小卡普与“姐姐”的秘密联盟，受罚被送进训练营后的苦练生涯和男子汉的诞生……一波一波搞笑逗趣的情节，好一阵乒乒乓乓，一场武戏热热闹闹地开演。与此同时，绘本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层层推进地展示了每一个小心灵的内心波澜：小卡普看似傲慢的嫉妒，视后来者为竞争对手的小小敌意和自任为“导师”的优越感与责任心，长牙时大卡普一把鼻涕眼泪的可怜相，在训练营苦练的大卡普豪情中夹带着的悲愤，三个伙伴之间的关切与友爱……这演绎的显然就是一出文戏了。

版社2014年10月出版)首先是关于狗的故事,作者坦言:幼年的梦想是养只大狗狗。《卡普与卡普》的创意即是来自作者家中那只调皮捣蛋而又爱卖萌的拉布拉多犬,它的名字就叫卡普。关于狗的动画形象已经有不少了,迪斯尼动画《米老鼠》中主角米奇的两个搭档高飞和布鲁托,还有美国漫画家查尔斯·舒尔茨《史努比的故事》里那个敏感多情、喜爱阅读、当过棒球队队长和作家的史努比。喜欢狗是孩子的天性,哪个孩子不曾缠着父母让他们养一只小狗呢?心理学家也曾信誓旦旦地宣称:童年时期有小狗陪伴的经历将会影响和塑造孩子的性格,如此成长的孩子往往更有爱心、更独立,更善于沟通,有更高的情商。成人的世界更像是被一堆功利动机砌起来的,狗是忠诚可靠的陪伴,日本电影《忠犬八公物语》和《导盲犬Q》之所以感人,是在功利的人生之外添上一笔人与狗不懈相守和相互照顾的温暖。对于孩童来说,对狗的喜欢更多是一种“共情”的表现,他们在那个跳跃奔跑、撒着欢的小狗身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因此,动画故事中的狗往往是拟人性的,虽然角色不同,个性有别,但无一例外地都顶着一颗纯真的脑袋。

员。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一只狗,一个玩偶,一个秘密,就已经是一个自足的世界了,三个角色的关系呈现的正是一个小女孩丰富的内心小宇宙。因此,与其说作者意在通过《卡普与卡普》这个漫画为心爱的伙伴们“立此存照”,倒不如说是对自己童心的再一次发现与纪念——狗、玩偶、精灵是作者梦幻童年的对象化。

《卡普与卡普》是作者小试牛刀之作:一个温馨的故事,有些无厘头,有些一本正经,搞笑戏谑样样不差,温情细腻也不在话下。作者这样描绘小卡普仰望星空的“乡愁”：“每次仰望浩瀚星海都万千思念涌起,却从不后悔离开千万亿里之外的那颗星球,那是我亲爱的故乡,没有人明白我内心的坚强,有使命的人内心波涛汹涌。”听起来是不是有些慷慨悲歌的感觉?同样,大卡普对“狗生艰难”的深刻领悟也让人莞尔:“……当初离开狗窝,娘拉住我的手反复叮嘱:狗生艰难,每一次磨难都是为了新的幸福。永远要记住,你是狗娘养的,必须随时暗揣一颗骄傲的心,向生活低下卑微的头。”听起来也是十分的励志意味。这些词句语带双关,诸如使命、命运这样沉重的命题和一些小小的坚持与感念穿插在调侃式的无厘头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后现代文化在一代青年身上留下的清晰印记。

《卡普与卡普》的情节是在两个卡普之间一连串可笑的戏剧冲突之间展开。小卡普是一个精灵附体、会说话有想法的玩偶——这个形象对于大人来说可能异想天开,对于孩子们却是自然不过。在孩子的世界里,草木动物皆是与自己相同的生命。大卡普是一个成人的形象——在卡普的督促下,它从一个懵然无知、笨手笨脚的角色成长为一名勇于担当的男子汉。许多孩子的心目中,这两种角色的原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如果说前者体现了他们参与管理世界的朦胧愿望,那么,后者包含了他们隐秘的自我期许:失误,谅解,帮助,成熟。孩子们可以通过这种故事拟想他们未来的社会生活,帮助理解自己和世界的联结方式。这个绘本的视角是一个“姐姐”——一个充分理解童年世界的成人。她与两个卡普之间的喋喋私语通往一扇神秘的门。当“姐姐”意外发现精灵布偶会说话的秘密,惊吓之后更多的是得意于自己成为秘密联盟的一



本文作者与金近(左)在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上(1986,山东烟台)

深秋时节,迎来我们所敬重的金近同志百年诞辰。此时此刻,我对这位开拓新中国儿童文学先驱、久负盛名的儿童文学大家怀着深挚的怀念之情和崇高的敬意。

我清晰地记得,24年前,我和胡德华、袁鹰、王一地等同志来到风光秀丽的曹娥江畔,参加金近墓碑的揭幕仪式。那墓碑上,冰心老人题写的:“你为小苗洒上泉水”,一直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坎上。

我和金近同志相识于上世纪50年代初。1952年,我和他差不多同时跨进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大门的。那时,他已是一位富有经验、创作上颇有成就的儿童文学作家,而我还是一个离开大学校门不久、刚跨进文学门槛的青年。金近担任创作委员会儿童文学组副组长,协助儿童文学老前辈张天翼同志抓儿童文学的组织工作;我任创作委员会秘书,也参加一些有关儿童文学的具体工作。十年浩劫之后,中国作协恢复工作,金近担任创作委员会副主任,而我开头在作协创作联络部,后来在书记处,分工联系儿童文学工作。这样,与金近同志的联系就越发密切,频繁起来。

50年代、80年代两度与金近同志共事,可说是一种缘分和机遇,使我有机会更好地了解、熟悉这位作家,无论是为人还是为文,都从他身上学到不少有益的东西。

金近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一个淳朴、严谨的人。他那朴素的衣着,朴素的谈吐,朴素的思想、工作、生活作风,真是数十年如一日,永远让人感到质朴可亲,平易近人。80年代初,他在《我喜欢这份工作》一文中写道:“我也该要求自己不说空话、大话,扎扎实实多写点东西。”1988年1月,他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以为,现在要做个正派作家不那么容易,社会上诱惑力太大太多,有捧的,有拉的,什么动作都有,要靠靠自己‘好自为之’。”从这一席话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是如何严于律己;而且在市场经济大潮涌来之前,早早地意识到要自觉抵御社会上不正之风的侵袭。

当今,我们强调弘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上,要求一个公民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用这把标尺来衡量,我以为,金近是一个先觉者、先行者;置身于当今这个时代,他一定会与时俱进,成为一个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楷模。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他始终关注祖国的命运、前途,踏踏实实、矢志不渝地为未来一代呕心沥血,勤奋耕耘,待人接物处世讲道德,重诚信,讲友善,促和谐。在这些方面,金近几乎可说是完美无瑕,无可挑剔的。像他这样德艺双馨、文质兼美的作家真是少之又少、难能可贵啊!

金近同志家境清贫,并非出身书香门第,也没什么高学历,完全靠刻苦自学成才。为什么他在创作上会取得璀璨的、令人瞩目的成就呢?我以为,这与他永远怀着的一颗纯真的童心,始终关注孩子的成长不开;也与他生活阅历丰富,坚持扎根生活沃土分不开。时隔几十年,他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小猫钓鱼》《小鸭子学游泳》《小鲤鱼跳龙门》《狐狸打猎人的故事》《小白杨要接班》《一篇没有烂的童话》《小队长的苦恼》等,依然有着强大的艺术生命力,那些鲜明生动的童话形象,儿童形象直抵小朋友的心灵深处,深深地扎下了根。

金近创作在思想、艺术上的一些追求和特色,是值得我们去思索、发扬的。一是追求真善美的道德、精神境界。他一向重视美育,以美育人,给孩子传播向上向善的道德情操。80年代初,在创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曾忧心忡忡地谈到:现在有些孩子很粗野,不讲文明礼貌,有的甚至玩世不恭。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改变这种状况,努力培养孩子美好的感情,文学在这方面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他说,《爱的教育》这样的书还是很好的,颂扬爱父母、爱老师、爱同学、爱邻居、启迪、引导孩子建立博大的爱心和广泛的同情心。

二是重视深入生活,熟悉生活,从生活出发。金近不止一次地谈到:搞儿童文学同样要接触群众、熟悉多方面的生活,“生产要积累资金,创作也要积累生活”,“幻想也要以现实为基础”。他言行一致,说到做到。50年代,他在北京郊区住了一年;后又在浙江天目山区,担任乡总支副书记,待了5年。正因为金近有自己的生活基地,与孩子们零距离,同吃住,共甘苦,心连心,他的作品才能如此贴近孩子们的生活和心灵,真实反映他们的喜悦和苦恼。

三是特别强调儿童文学的艺术性,力求思想与艺术的完美统一。他不仅按照儿童的心理特点,充分发挥想象力,尽可能写得生动活泼,饶有情趣,而且特别注重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清新明快,通俗浅显。因而冰心老人由衷称赞:“他是一个不但热爱儿童,而且理解儿童的作家,他的作品都是对小孩子说的大白话!”可以说我们写儿童文学的,最成功的就是金近。

四是讲究短篇艺术。金近一生给我们留下200多万字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其中也有中篇童话、中篇小说,但主要是短篇作品,包括童话、诗歌、小说、散文、寓言。他努力追求并充分发挥短篇作品构思精巧、情节紧凑、人物集中、手法灵活的优势和特色,在小中见大、短中求精上狠下功夫。他留下的那些有口皆碑的精品力作,都是精致、精湛的短篇,真不愧是一位写短篇的能手、高手。如今,儿童文学有些年轻作者崭露头角,就热衷于写长篇。我看,针对这种状况,倒是应当提倡一下向金近同志学习,鼓励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朋友,多写一些短篇,这是小读者所喜闻乐见的。设置《儿童文学》金近奖,也是对短篇创作的鼓励和嘉奖。

金近同志不仅是一位成绩卓著、享誉文坛的儿童文学名家,而且也是一位出色的儿童文学组织工作者。年届九旬、著名儿童文学大家任溶溶对我说:“做组织工作的,要懂行。”“现在愿意牺牲自己创作的人太少,往往忙于写自己的东西,不愿做组织工作。”而金近却不是这样,他为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繁荣,扎扎实实地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组织工作。我也是一个儿童文学组织工作者,可以说是在中国作协的岗位上,是从严文井、金近同志手中接过儿童文学组织工作的接力棒的。他们都是我所敬重的前辈。关于做好儿童文学组织工作,我从金近同志身上学到的,概括地说,主要有这么几点:甘于奉献,不遗余力地为“小儿科”、为儿童文学的发展鼓与呼;广泛团结老中青作家,尤其注意发现、培养文学新人;一切从实际出发,少说空话、大话,多办实事、好事。以金近同志为榜样,作为一面镜子来照自己,我深感自己做得不够多,也不够好,有些工作还不到位或力度不够。只是如今我已83岁的老迈,抚今思昔,欠下的、失去的,已难以弥补,追悔莫及了。

我以为,更深入地了解金近,学习金近,研究金近,弘扬他的道德文章,追求真善美,传播真善美,为照亮少年儿童心灵成长的路发热、发光,是对金近同志最好的纪念。

# 传播真善美 照亮少儿心

□束沛德

■短评

孙玉虎短篇小说集《我中了一枪》：

## 经验与超验

□周 聪

孙玉虎是一个钟情于短篇小说创作与评介的儿童文学编辑,早在之前的一次交谈中,我就察觉到他对短篇的沉迷与野心,那时我还没有看过他的作品,直至近日读完他的短篇小说集《我中了一枪》(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这种感觉便愈发真切。该书收录了9篇短篇,每个作品后都附有一个简短的创作谈,反映着作者的创作观。从这本集子来看,孙玉虎的短篇小说创作大致包含着两种审美路径:一种是遵循现实生活的逻辑,通过儿童视角透视孩子的成长心理,观照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矛盾冲突;另一种是以现实经验为依托,通过想象,创设一种超越现实经验的小说情境,使得小说在虚与实之间轻盈飞翔,从而实现作者的叙事意图。



应当说,《下一站等你》《最委婉的告别》《我中了一枪》《睡不着睡不着》4篇是较为典型的再现现实经验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作者遵循着现实生活的逻辑进行叙事,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下一站等你》中小男孩与母亲之间因地铁车门的关闭而引发的相互寻找,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代际间的生活矛盾,从而达到了一种理解和宽容。小说通过地铁关门这一细节去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在构思上是颇有新意的,体现出作者对生活观察的细致入微。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多次提及的小男孩在家摔门的,与地铁的关门声形成了某种呼应,实为作者的独具匠心之笔。《最委婉的告别》是一篇十分别致的作品,它最大的特点便是以第二人称进行叙述。在我的印象中,较少有作家在短篇小说中采用此种叙述人称,因为第二人称的叙述有强行把读者拉入文本的嫌疑,对作者的叙述能力要求更高。然而,《最委婉的告别》中的叙述是非常自然的,那段道教的告别经历在作者的笔下显得那么感人,催人泪下。尤为难得的是作者对人物情感的节制,他并没有过度渲染离别的伤感,而是以一种类似回忆或旁观的方式进行呈现,这无疑值得称道的。

梦中,终究不用假寐了。这一略带悲剧色彩的结局让我们唏嘘不已,但也显示出作者对教育者的尴尬。当然,这部作品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管理者班主任和校长,略显直接,按照福柯的规训和惩罚理论,倘若将惩罚孩子们的命运间接由那个记录名字的小女孩来自觉地传达,文章的批判意味将更加入木三分。

除去上文论述的4个短篇,小说中还有《沉默的预言家》《谁也记不住的男孩》《六点半》《亲爱的弟弟》《毕业50次》5篇小说,它们可以归为一类,体现的则是孙玉虎小说中的另一种审美特点:在书写现实经验的前提下,通过放飞想象,在小说中引入一种超越经验之外的神秘因素,使得小说呈现出某种飞翔的姿态。例如,《沉默的预言家》写的是“我”去北极村的一次旅行经历,在小说的开头,“我”与阿怪在对话中就包含着一些蹊跷的事情,比如“我”发现自己四次遇到坐在招财猫下的大叔,“我”清楚地知道那位穿119中学校服的女生的下一步行动,等等。后来,在火车上遇到了查票,“我”与阿乙关于逃离离世的对话,都含有神秘的色彩,小说在虚与实中来回穿梭,无疑增添了文本的张力。事实上,这篇短篇小说也存在略缺的艺术缺陷,比如作者多次在对话中嵌入生活被无形的手操控等话语,显得过于直接,我以为,小说的最高境界应该是“象”中喻“理”,自然天成。在《谁也记不住的男孩》里,现实世界中“小皮球”、宋老师、门卫叔叔等人对阿巷的遗忘,与一个名为胡小鲜的女生对阿巷的关注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神秘的是,胡小鲜是阿巷曾经救过的小狐狸,在阿巷症状严重时她选择了离

开,阿巷在与同学的交往中渐渐走出了“孤独的花园”。这篇触及了孩子们成长中的孤独心理,在叙述时既有写实的成分,又存在着某些超验的质素(比如胡小鲜与小狐狸身份的重叠),它们使得小说的叙事轻盈别致。

《六点半》写的是小孩间的恶作剧,但作者设置了一个略似巫师的卖玩偶的小贩,将朋友的失踪与玩偶间建立起某种神秘的关联性。蛋塔失踪后,我们的婚姻随着“我”的故意失踪而进入高潮,仿佛验证了之前“被说出名字的好朋友将变成一个玩偶继续出售”的箴语。不难看出,这篇小说的构思是非常精妙的。另外,《亲爱的弟弟》书写了“我”对于病逝弟弟狗狗的想念,它变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理想,甚至干扰着“我”的生活,读来非常感人。这篇作品中有许多超验的场景书写,但在情感的控制上稍微不够节制。作者在创作谈中对这篇小说进行了一定的反思,也是非常到位的。《毕业50次》中的想象腾飞是通过红蓝两种药丸得以实现的,药丸成为在现实中对抗时间的一种方式,这篇小说无疑也具有某种超验的神秘色彩。

在我看来,无论是在书写现实生活经验,还是在超越现实经验之外的想象力的腾飞上,孙玉虎的短篇小说实验和探索都是可圈可点的。因为他的作品既有细节的支撑,也具有纯正的儿童情趣。正如作者在创作谈中提到的几处细节:《亲爱的弟弟》中“我”将信封里的钱看成是信,将孩子的乳牙当作白色的饭粒子,《六点半》中仙草故意报出K的名字……这些都体现出作者对细节的关注与用力。我想,这大概也是孙玉虎小说的魅力所在。

■短讯

## 第二届《儿童文学》金近奖在上虞颁奖

第二届《儿童文学》金近奖颁奖活动11月6日在上虞区松厦镇金近小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及社会各界代表200余人汇聚一堂,参加了颁奖活动。

据介绍,金近先生是新中国儿童文学奠基人之一,是《儿童文学》杂志的主要创办人,一生共创作童话、诗歌、散文、小说、儿童文学论文等作品500余篇,发行量超过700万册,不少作品被译成英、法、日、意等多国文字,代表作包括《小猫钓鱼》《小鲤鱼跳龙门》《狐狸打猎人》等。

本次大赛共设立优秀作品奖、优秀插画奖、中国小作家奖、中国小作家协会优秀写作中心奖4个奖项。经过严格评选,曹文轩的小说《灰娃的高地》、范锡林的童话《秘笈一条街》、湘女的散文《驿路传奇之白石岩》、徐德霞的诗歌《长安街上的洗楼工》以及韩青辰的报告文学《漂瓶》等18部作品荣获第二届《儿童文学》金近奖优秀作品奖。

据悉,两年一届的《儿童文学》金近奖由上虞区人民政府和《儿童文学》杂志社于2011年9月联合设立,旨在弘扬金近先生终生献身儿童文学事业的无私奉献精神,鼓励作家们为少年儿童创作更多的精品力作,推动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健康发展,更好地哺育下一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童心世界



斑马 儿童画

儿童文学 第365期 李国论